

中国的掌纹 ●

大地栖居

萧春雷 著



中国的掌纹 ●

大地栖居

萧春雷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地栖居 / 萧春雷著. --北京 : 中信出版社,

2016.9

(中国的掌纹)

ISBN 978-7-5086-6242-8

I. ①大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08645号

大地栖居

著 者：萧春雷

供 图：萧春雷 陈世哲 林帝浣 曲利明 陶克图 岳峰 钟荣

gaopinimages fotoe 达志影像 东方IC 全景视觉 视觉中国

策划推广：北京全景地理书业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：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：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制 版：北京书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mm × 1230mm 1/32 印 张：8.375 字 数：189千字

版 次：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：2016年9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86-6242-8

定 价：68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：010-84849555 服务传真：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：author@citicpub.com

目 录

前言 怀抱星图的大地过客 001

苗族大迁徙 011

客家的诞生 027

走廊上的民族 045

闽南人及其红砖大厝 063

广西的海洋之梦 077

浙中南古村镇的文脉 103

上党之水浊漳河 137

宁夏长城人家 163

宁夏黄河人家 179

神佑台南府城 195

世界围绕着冈仁波齐 227

后记 我的人文地理写作 257

前言 怀抱星图的大地过客

毛坯房不是家，直到接通水电、安装好门窗、搬进家具之后，一套房屋才变成人性空间。我们在荒野定居，首先要解决饮水、食物、住房、交通等基本问题，创造出一方适合人类身体活动的天地。那些化洪荒为家园的事物，就是文化。自然环境千差万别，文化的样式也多姿多彩。

本集收录的文章都涉及人地关系，包括族群变迁、生活方式和民间信仰。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旅行，我这样回答：因为我希望了解另外一些人的生活，了解人类应对草原、沙漠、海岛、冻土、雨林等自然环境挑战的智慧。走得越远，见识越多，我们越明了生命的可能性有多么宽广。纯净的自然让我们愉悦、敬畏，甚至感动，但人类的命运才真正让我们感同身受、悲喜交集，或潸然落泪。人生百年，只是一世，但我们见识了其他更多的世界，便超越百年，像是活了许多世代。

“鱼在水中，鸟在空中，苗在山中。”苗族的歌谣这样唱道。在云贵高原，我走访过不少苗寨，它们都散落在大山深处，村子坐落在陡峭

的斜坡上，只好建造吊脚楼；因为缺水，贫瘠的梯田里只能种植苞谷或旱稻。云南文山州流行一句俗语：汉族住街头，壮族住水头，苗族住山头。这样一种民族地理分布，并非因为苗族喜欢山林，而是因为他们来得太迟。

苗族的祖先蚩尤住在黄河下游，没见过几座大山。五千多年前，涿鹿之战爆发，蚩尤部落被炎黄联军击败，从肥沃的黄河下游平原、长江中游平原一路退往烟瘴弥漫的西南山区，走得最远的一支于清朝时期进入越南、老挝山区，1950年后抵达欧美。有史以来，苗族就在不停地迁徙，抛下家园之后，他们成为所有地区的迟到者，只好钻进无人山区。一个北方低地平原部族，变成了南方山地居民，甚至变成了一个跨境跨洋的民族。

所有的族群都在迁徙，南下北上，东进西出，道路相互交织。他们相遇、掠夺、杀戮、奴役、互市、交流、通婚……构成了厚厚的历史编年。背井离乡、流离失所总是被迫的，悲痛，颠簸，然而怀抱希望。迁徙让许多民族脱胎换骨。

公元840年，黠戛斯部落击败蒙古高原上的回鹘汗国，回鹘人西迁，最远的一支流落到葱岭（帕米尔高原）以西的中亚地区，再进入新疆塔里木盆地，征服了当地居民，演变为今日的维吾尔族。在喀什的郊野，看着那些戴着花帽、赶着驴车的老农，我的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。想一想，该有多少奇遇，才会让一个游牧于北方大草原的强悍不羁的部族，甘心在南疆星星点点的绿洲定居耕作，每天五次礼拜？

汉族也在迁徙。他们最初只是一小群。定居于黄河中游的黄帝和炎帝部族，因为发明了文字，获得文明优势，迅速扩张。两千年前，西汉

王朝的政治军事势力漫过长江流域、珠江流域，南抵越南北部，西面则囊括天山，跨越葱岭，奠定了日后中国版图的大体轮廓。剩下的时间基本属于填充式开发，许多族群在这片土地上穿插移动，找寻最合适的栖身之地，创建家园。挟带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优势，汉族最终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。在闽粤边陲，尽管汉族曾经同原住民族大规模通婚，但几乎所有的宗族都声称自己来自中原，每部族谱的序言里，都有自北而南辗转迁徙的一长串地名。

“客家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。他们是南迁较晚的一支汉人，大约在唐宋之际来到赣南。当时闽粤地区最适于农业的平原盆地早有汉人（闽北人、闽南人、潮汕人、广府人）定居，他们只好闯入畬族先民居住的闽粤赣边区，经过数百年的融合，形成了一个相当独特的族群。清代客家区人口爆炸，外迁移民与广府人发生冲突，并被后者斥为蛮夷和“非汉种”；受到侮辱的客家知识分子则论证客家来自中原世家，是血统最纯正的汉族。笔墨官司打了半个多世纪，客家成为一门显学，客家族群意识空前凝聚。

我曾去福建上杭县庐丰乡采访，那里有座蓝氏家庙，中堂高悬“种玉堂”匾，神主牌上写着“汝南郡 蓝氏庐丰始祖考念七郎公一脉之神位”。汝南郡在河南，显然这又是一个来自中原高门士族的客家宗祠。但是且慢——蓝姓是东南畬族四姓之一，庐丰蓝氏已经被确认属于畬族，他们的祖先怎么可能来自河南呢？

畬族老人蓝龙贵坚持认为：“我们的血统是畬族，自称山哈，我们都会武功，是闽西的原住民族。但我们讲客话，生活方式都客家化了。所以我们既是畬族，也是客家。”或许他说得不错。畬族是血缘概念，

但客家是文化概念，一个人的确可以既是畚族，又认同客家。所谓种玉堂声称的中原谱系，不过是蓝氏自愿认同的一个有关家族来源的神话，不必较真。这个事例暗示着，在客家的形成史上，汉族曾经与畚族大规模通婚。

作为汉族的一个支系，客家也是建构出来的文化概念，只要你认同其生活方式，就是客家。我老家泰宁县邻近闽西客家区，但那里的居民在历史上并非客家人，至少2003年我离开老家的时候还不是。前几年，泰宁县加入客家区，我一夜之间成了客家人。这中间发生了什么？DNA调查？泰宁从赣语区改划为客语区？萧氏族谱里找到了我的一个畚族祖先？什么都没有！我还老老实实待在厦门。我觉得，客家区的面积大小，主要取决于族群动员的能量，如今客家声势高涨，所以泰宁人愿意归附客家，客家区的面积亦因此拓展。这很容易理解——汉唐强盛，周边诸国纷纷学习中国文化，形成了一个东亚儒家文化圈；晚清衰弱，儒家失去能量，整个文化圈也分崩离析，连汉字都被日本、朝鲜、越南等国摒弃。

在中国各地旅行，许多民族从我身边掠过，瑶族、侗族、壮族、布依族、白族、彝族、藏族、门巴族、蒙古族、裕固族、锡伯族、回族、哈萨克族……我深信，每一张平静的面孔下，都隐藏着一个民族跌宕曲折的迁徙记忆。那些千锤百炼的史诗和智慧，经过无数代口耳相传，像金币一样闪亮，可惜我没有更多机会分享。

我生活在厦门，这个百余平方公里的岛屿尽数化为街市，没有农田，没有河流。上个月，我去附近的金门岛待了一个星期，看见田野金

黄，麦浪翻滚，像是三四十年前的厦门。在烈日下骑了一天电动车，双臂黝黑，开始脱皮。我夸张地对妻子说，我在厦门住了十几年都没事，在金门一天就脱皮，金门的太阳好毒。其实这两个岛相距不过10公里。

福建是濒海山地，年均降雨量高达1670毫米，水资源丰沛，农民总是把土地改造成水田，种植耗水量大的水稻。沿海岛屿降雨量略少，蒸发量大，加上河流短小，往往饱受风沙干旱之苦。金门种植小麦、番薯等旱地作物，实属无奈，现在也计划从大陆引水了。而在城市化的厦门，身边都是人工环境，我已经失去了对自然的感受力。

福建也有旱灾，但与北方相比，简直不好意思说出来，所以报道的主要是洪灾。在我的想象中，中国最干旱的地区非新疆莫属，结果去了吐鲁番，才发现灌溉系统非常发达，天山的冰川融水通过地下源源不断地补充到绿洲，瓜果满园，青翠欲滴。倒是一位维吾尔族老果农听说福建的农民靠雨水种田，觉得不可思议，同情地说：“靠天种地？那不行！老天不下雨怎么办？”

我仔细一想，对于沙漠生态来说，干旱是正常的自然现象，亘古如斯。我们说的缺水或旱灾，通常是对于人类而言的。但人类都生活在绿洲——航行在浩瀚沙漠里的一只方舟，只要生活和生产用水无忧，就感觉不到干旱。冰川融水的确比雨水可靠，气温越高，水量越充沛。只要冰川永在，绿洲就是一块适宜人类生活的沃土。

但是冰川可能消融，绿洲也会漂移或消失。如果说东部土地金贵，西部则水价高昂，河西走廊自古有“论水不论地”的说法。无边无际的大漠里，只要有水，就形成一小片绿洲，支撑起一个微型生态系统。而一条黑河那样宽阔的内陆河，则哺育出无数大大小小的绿洲，足以供

养一个张掖市，最后还在内蒙古形成一个尾间湖——居延海。绿洲非常脆弱，河西到处是古绿洲的遗址，风沙掩埋了无数座汉唐古城。20世纪末，张掖拦截中游河水，扩大耕地，导致下游居延海枯竭，后来中央在黑河流域实行分水制，才挽救了下游绿洲。高台县历史上曾经种植水稻，后来为了节水，只好改种小麦。事实上，祁连山流出多少水，就会在河西走廊形成多大的绿洲，此处扩张，必有某处缩小。绿洲承载的人口有一个极限。

我在宁夏盐池县兴武营村住了几天，隆冬时节，积雪覆盖着辽阔的大漠和长城。这里既不下雨，也无冰川雪水，用水唯有打井。然而这些年地下水位下降，村里的20多口水井大多枯竭。以现在的技术，打口一两百米深的机井并不困难，只是成本太高，用于灌溉相当奢侈。当地早已形成了适应干旱的生活方式，例如生产以畜牧业为主，农业为辅，家家都养着几十头滩羊；日食两餐，分别是上午10点和下午5点；房屋平顶，在苇席上压沙柳条、麦秸，再抹一层黄泥；没有浴室，洗澡就用水擦擦身子；厕所里垫着两块砖头，连粪坑都不挖，反正排泄物很快就会蒸发或风干。

旱灾最严重的地方，的确是靠天种田，例如黄土高原。定西、西海固、陕北、晋西等地，河流与树木稀少，到处童山濯濯，人一走过，脚下就飘起一股烟尘。这里很多地方都被开辟为层层叠叠的梯田，但是没有水渠灌溉。在陕北米脂县，农人一大早就爬上山坡耕地、播种，土块在手心一捏，都碎成粉尘。他们种的是谷子，又称粟、小米，是秦汉以前中国人首屈一指的主食，已经种了数千年。我问村民：“种子不会晒死吗？没水怎么发芽呢？”一位村民说：“就指望一个月内下场雨

了。”“如果不下雨呢？”“那就改种别的。”他淡淡地说。

米脂是年降雨量只有450毫米的干旱区，靠一场雨救命，就好比掷骰子，天下没有比这更不靠谱的事了！我抬头凝望，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白云，烈日镶嵌在天空，像永恒那样坚定。土地贫瘠，人民坚韧，是我对陕北最基本的感受。

如果说雨量稀少是北方干旱的主因，那为什么南方也闹旱灾呢？2010年我国西南五省大旱，赤地千里，让许多人震惊，因为那里可是降雨量非常丰富的地区。但我不惊奇，因为我已经从湖北五峰土族自治县采访回来，认识了喀斯特地貌，知道什么叫喀斯特干旱。简单地说，如果地漏，那么年降雨量再大，土地仍然可能缺水。

五峰号称湖北的暴雨中心，我想象它应该与福建一样，是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，没想到闯进了一个森林茂密，但河床干涸、缺乏水田池塘的山区。干旱的山坡地上，种植着玉米和马铃薯。原来，五峰大部分属于喀斯特地貌（岩溶地貌），被水溶解后，地层像筛子一样千疮百孔，那么多雨水全漏到地下了。五峰地下河发育极好，水量丰沛，只是地表土壤缺水，这种“水土分离”的现象就叫喀斯特干旱。我国西南地区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喀斯特地貌区，都受到“水土分离”的困扰，田地缺水，地下水丰富却难以利用。

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容器，决定了文明的基本类型。一条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斜贯中国，把中国划分为农牧两大区域，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对峙，贯穿了整个古代史，上演了一幕幕杀人盈野、王朝鼎革的传奇。当然，在这个划分中也有很多例外：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，我看到了万亩青绿的稻田，几疑身在

江南；在台湾海峡的金门岛上，咸涩的海风吹拂着金黄的麦浪，仿佛北国田野。各种农业景观，都受到地理因素的鼓励或制约，成为区域文化的底色，值得我们细细寻味。

干旱地区的生存环境十分脆弱。历史上，一场寻常的旱灾有时就足以摧毁某个干旱地区民众的生计，走投无路的饥民可能会揭竿而起，掀起一场巨大的风暴。对于贫瘠的米脂县来说，那一年的饥荒并不特别，没有人关心。一名刚被裁撤回家的前驿卒生活无着，忍饥挨饿，终于，这位饥汉走出破烂的窑洞，埋葬了大明帝国，让人牢牢记住了他的名字：李自成。

平原、山区、盆地、三角洲、河谷、高原、群岛、绿洲……每一个自然地理单元，因为共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，往往对应一个文化单元。高大的山脉，既是自然的分水岭，也是文化的界碑；水系是连接的力量，来来往往的船只，将流域整合为一个文化共同体。中国的地貌千差万别，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斑驳陆离，如同绚烂的锦缎。行走在山河大地上，需要一双慧眼，才能识别每一条掌纹的独特暗码。

我不是地理决定论者。在我看来，地理环境虽然制约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形态，但人类还有面向星空的灵魂。福建巫风很盛，在八闽特产里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神灵。唐宋以来，闽人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地方神，著名的航海神妈祖，已经全国知名，但绝大多数依旧待在本乡本土，寂寂无名。闽南人过台湾、下南洋之前，总要到大道公、清水祖师或广泽尊王的宫庙里请一尊神像，用符纸包裹一撮香灰，随身携带。在台南府城，我看到了数百年前“渡海而来”的闽籍诸神，依然受

到人们的热烈膜拜。在最艰苦的年代，神灵与信徒一起诛茅结庐，开疆拓土，生死相依。有人说福建民间信仰芜杂低级，是怪力乱神，但是只要他们虔信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的生活就超越了自然环境，足以包容奇迹。我想，闽南人之所以航行最远，创造了中国海洋文化的高峰，也许是因为船上总是供奉着众多保护神，而神灵给了他们特别的勇气。

我转过一次冈仁波齐神山，那是终生难忘的经历：两天时间步行了约50公里，筋疲力尽；一路上遇见不少磕长头的，风餐露宿，用身体丈量每一寸道路；在我身后，两位没有翻过山口的新加坡老人长眠于途。我曾经思考，在海拔4000多米的缺氧高原，消耗大量体力，却没有任何现实收益的转山，从世俗的角度来看，非常荒谬，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转山者呢？因为信仰把他们的生命带入另一种境界，看到了比此生更久远的未来，看到了生命的无限轮回。

天地生人，但人类并非植物，注定效忠哪一方水土，他们可以漫游；人类亦非动物，终日匍匐在大地上觅食，他们还有信仰。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是，这个大地上的采集者、种植者和漫游者，心中珍藏着一份星图。走进敦煌莫高窟，当你沉浸于一个无垠的精神世界，凝望恒河沙数的宇宙生生灭灭，谁还担忧脚下的绿洲宛如一片落叶，被风沙刮走？

2015年6月16日

苗族大迁徙

偶然的黔东南姊妹节

如果要为苗族寻找两个关键词，那应该是“山居”和“迁徙”。已有许多人类学家指出，苗族是一个山地民族，很少生活在平原地区。早在1924年，法国学者萨维那在《苗族史》中就写道：“苗人在正常情况下的自然聚居地是山岭。……他们说：鱼在水中，鸟在空中，苗在山中。”

我们看苗族的分布图，今天的情形依然是这样。据2002年统计，我国共有894万苗族人口，主要分布在贵州（430万）、湖南（192万）、云南（104万）、重庆（50万）、广西（46万）等西南省市的山区或高原。

贵州是苗族的大本营。前几年，我和几位朋友从凯里出发，经过雷山、榕江、从江、黎平、锦屏、天柱、台江等县城，再回到凯里，等于围绕苗岭山脉的主峰雷公山转了一个多星期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贵州苗族的主要聚居地，吊脚楼随处可见，山岭上遍布层层梯田，林木稀少。我很惊异，黔东南的生态比我想象的差，远不如闽西北。我后来

想通了，因为苗族刀耕火种，以砍树而非种树知名。

我们正好赶上台江县一年一度的施洞姊妹节。一股股人流从各个村寨涌出，汇聚到清水江边的河滩上，银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中年妇女们穿着一一种蓝布斜襟便装，锥髻，红头帕，英气勃勃地擂鼓。身着紫红绣花镶边盛装的少妇，脖子上挂着粗壮的银链。少女们鲜衣花裳，头戴高耸的银冠，几乎被全身的银器——头饰、耳饰、颈饰、胸饰、衣饰、手镯淹没。当地人说，苗家再穷不能穷女儿，不少人家的家当全在女儿一身银制行头上，最重可达30斤。可怜一些十岁出头的女娃娃，在母亲的拉扯下，也披挂上沉重的银装，愁眉苦脸。

苗族女性能歌善舞，光彩夺目。铜鼓声声，耀眼的少女们排成队列，围成一个圆圈缓缓转动，艳丽的少妇们排成另外一支队列穿插其间。这个踩着鼓点、步履坚定的舞圈，在河滩上形成一个巨大的旋涡，卷入了越来越多的人流。苗女们载歌载舞，然而表情严肃，仿佛戴着一张古老的面具，她们坎肩上的金色刺绣和围裙上的银亮饰片，看上去就像华丽的甲衣和战袍。刹那间，我产生一种错觉，以为眼前进行着金戈铁马的战阵表演。她们的舞步，是在讲述自己民族的跋涉故事吗？

苗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。他们的历史中，战争、失败、迁徙等主题一再轮回。他们没有发明文字，但这不妨碍他们精通本族史，神话、传说、歌谣、祭祀、指路经、音乐、舞蹈、服饰等，都成了他们的“史记”。有学者指出，苗族妇女的舞蹈，包含对耕作、战争、迁徙等场景的叙事。苗族妇女的服饰，不但绣上蝴蝶妈妈的传说，还往往绣上失去的土地与城池。有些苗女裙裾上绣三条彩色横纹，一道代表黄河，一道代表长江，一道代表在西南渡过的数不清的河流。苗衣皆史也。



施洞姊妹节的盛装苗女，一身沉重的银饰